

篇名

從琦君與張愛玲看民初女性

作者

林君潔。私立曉明女子高中。高二戊班

書籍

臨水照花人---張愛玲傳

魏可風

民國九十三年/三版二刷/聯經出版社

永遠的童話---琦君傳

宇文正

民國九十五年/初版/三民書局

從琦君與張愛玲看民初女性

壹・前言

今天說起清末民初，大概很多人都會認同「洋化、開放、動亂」這幾個形容詞；說起租界，更使人立即聯結「先進」這個字眼。沒錯！雖然說清廷積弱不振，到處割地、賠款，但是至少「割地」使中國某部份地區逐漸跟進世界潮流、邁向國際。當時租界令人印象深刻的豈止是繁華！由於受各項條款的「保護」，使得租界成爲大小「新文化」、「新運動」的溫床，而這些活動又以上海最盛。民國初年的上海充滿了刺激，「洋玩意兒」從港口源源不斷的送進來，其中最衝擊中國人的，就是那些所謂「洋派」的思想了。張愛玲和琦君是兩位在近代中文創作中，備受推崇的女作家，她們的生長背景同樣是在民國初年，同樣身爲官家小姐，不同點在於，一個生在溫州（鄉下地方），一個生在上海；一個母親守持傳統道德、勤儉持家，一個母親離子出海、與夫不睦。人們總是說，「民國的開始，是封建的結束，也是女人放下柴米油鹽醬醋茶，走出家門的起步。」這是真的嗎？女人，真的從民國開始就不一樣了嗎？爲解此，引起筆者分析張愛玲與琦君此二作者的生平與作品之動機。

※因題目定爲「從琦君與張愛玲看民初女性」之故，兩人與民國初年、女性較無關聯的作品和際遇，在此將較少受提及並縮減討論篇幅，避免偏題，在此說明。

貳・正文

一、從生平際遇來看

1.琦君

『母親說：「什麼是女權？女權就是我的拳頭，我做得越多、我的權利就越大。」……』【1】

琦君的母親從小沒讀過多少經典，對人生大小事卻獨有自己的一套哲學。琦君覺得，自己做事的態度，就受到母親的影響很深，母親是個鄉下人，哪懂得都市裡什麼大力提倡的女權？只是對於自己的職責所在，用心、盡力的負責，這一點就使她很佩服。

『……哥哥在信中說了以後（哥哥說：爸爸給我買好多新玩具。），我便很羨慕，一直吵著媽媽給我買新玩具，媽媽對我說：「如果妳爸爸有多留點錢給我，還怕我不給你買玩具嗎？」那語氣使我覺得有點不明的情感，後來也就不敢再跟媽媽嚷著買新玩具了……』【2】

琦君的媽媽出現時通常是個平和、溫柔的角色，反之，二姨太就是個「受了委曲，一定主動爭取」的狠角色。琦君的父親爲了生兒子，曾經取了一個正房、三個偏房，其中以二姨太的脾氣最不好，她算是當時典型的新女性，喜歡都市自由、便利的生活，被琦君的父親帶回鄉下養著自然悶極了，於是她在返鄉不久後又要求搬到杭州，杭州在當時是商旅往來的新潮大都市，玩具車、皮球、洋娃娃等該有的洋玩意兒一樣都不缺，由父親和二姨太共攜前往杭州求學的小寶（琦君的哥哥的小名）寫信回家時總不忘向琦君炫耀一番。年幼的琦君不懂母親愁緒，整天吵著媽媽也要玩具，母親被她鬧煩了仍是帶著點認命、幽怨的口吻表示她買不起，依舊沒有大聲責罵她。

『（琦君小時候喜歡收集玻璃瓶，有一回她不知道是安眠藥而擅自從父親的桌上拿走一個玻璃藥瓶，後來二姨太問起裡面的藥丸，她隨口就說是被媽媽處理掉了，二姨太本來就脾氣不好，跟琦君的母親媽也合不來，便就藉此訓了琦君的母親一頓。）……隔天媽媽兩隻眼腫得像熟桃一樣，有點哀怨的對我說：「妳亂說些什麼呢？那「仙藥」似的東西我怎麼敢拿呢？」……』【3】

琦君的母親長年飽受失眠之苦，雖然悉知丈夫桌上的瓶瓶罐罐，具有治此病之效（故稱之仙藥），但不隨意拿取，有意表示她耿直、尊夫的個性，最後一行用的「敢」也突顯「老爺」（丈夫）在傳統婦女心中的地位。

在琦君的紀錄中，「母親」（實爲伯母）就佔去不小的篇幅，根據她的描述，母親慈祥、和藹的形象簡直與菩薩無異。由於父親（伯父）早期是個位階頗高軍人、個性又固守傳統，情感內斂，讓琦君在小時後一度蠻怕他的。琦君的母親雖然具有「尊夫、從夫」的傳統美德，但堅毅勤奮的個性，仍使得丈夫會在某些家務事上和她妥協，能和睦相處。

琦君出生於民國六年，時值軍閥割據、群雄四起，琦君的家鄉因地處鄉村、位置偏僻而免受戰火波及，但此一地理條件讓琦君罕能見到當時所謂的「modern girl」——新女性，接受的教育也是苦讀傳統的四書五經，所以雖說已民國十多年過去了，小時候過的還是樸素傳統的農村生活，這一點在她的作品中就能反映出來，在她的作品中，設定年代比較早的（約民國十年到二十年左右），故事的背景、素材多半與農村有關，其中以〈橘子紅了〉爲例，琦君在傳記中提到，〈橘子紅了〉實是以自己家裡爲背景，「大媽」就是母親、「秀芬」則是三姨娘和四姨娘的總和。（琦君家的四個太太在戰亂時只有二姨太來台、母親已死，三姨太來不了、

四姨太最後太年輕而被琦君勸改嫁去了。)

「大媽」在〈橘子紅了〉中是個很複雜的角色，她一方面和藹、能幹、保守傳統美德，留鄉守田、相夫教女，對於二姨太百般忍讓，一方面卻也算盡心機的想把丈夫奪回來，爲此，她拖了一個年僅十八的少女下水，給自己陪葬。讓秀芬過了門，大媽是萬分高興的，因爲丈夫回來了，可是她卻是充滿矛盾的，因爲她希望丈夫能多看自己幾眼，而不是喜歡那個年輕貌美的三姨太。

這篇小說看似是二姨太害死秀芬，真正的黑手呢？以下節錄有白先勇的一段文章：『……琦君作品中這些「好人」卻做出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驚人的地方。論者往往稱讚琦君的文章富有愛心，溫馨動人，這些都沒有錯，但我觀察到的不止於此。往往在不自覺的一刻，琦君突顯了人性善與惡、好與壞，難辨難分、複雜的難題來，……』【4】看似單純的人際互動，多了心理情感因素後變得複雜起來，誰好？誰壞？就如同琦君的生活經歷，她的作品中不斷重複著這種難以二分的衝突。

2.張愛玲

『……「想去留學？門兒都沒有！張家出了妳姑姑那女人已經夠了！我不准妳去留學！別想去學那什麼洋玩意兒回來自大、回來丟人現眼！」我只管盯著腳，一句話也沒說，反正就等他讓我去留學罷了……』【5】

張愛玲生在末代貴族世家，祖父張佩綸胸懷遠大志向，因一次貶謫受人同情，被李鴻章收爲幕僚，並和李氏菊耦（李鴻章之女）結爲連理，風光一時。至其晚年，張家已開始走下坡，到任當家張廷重時，雖臨改朝換代，徙居上海，仍過著舊時代的悠閒生活，整天打麻將、捧戲子、作古文、抽鴉片甚至娶姨太太，全然不事生產。【6】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後來就受不了這樣的破包袱而出洋留學，使她非常羨慕，因此從小苦讀爲的就是有一天能離開張氏那生氣向薄的老宅院，但張愛玲的父親爲此非常不苟同，他認爲，那兩個已經和張家沒關係的女人，幹嘛來教唆自己的女兒變的和她們一樣？外國的東西有什麼好的？幹嗎非要出國不可？加上後母的讒言，讓張愛玲父女兩人終年處於緊張狀態。

『……房屋裡有我們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有青黑的心子裡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7】

對張愛玲來說，家就像那樣，父親再度結婚，刻薄的後母，也抽鴉片，在一棟陰森的老式洋房裡，詭譎的陳腐氣味，伴隨著張愛玲跨越少女時期，讀書和創作

在此時逐漸成爲她的生活重心。

十七歲那年，她母親回到上海。因爲沒有事先告知父親就到母親處住了兩星期，張愛玲在回家後遭到毒打和囚禁。囚禁期間患了痢疾，也沒有得到照顧，差一點死去。半年後她才找到機會逃去母親家，從此和父親斷絕關係。這一段遭遇在「私語」裡有深刻的描述，甚至在她的小說「半生緣」裡，女主角受虐被囚的情節，也來自她個人生命底層最幽暗灰澀的記憶。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入香港大學就讀，成績極其優異，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她不得不輟學返回上海，並開始執筆創作。第一本散文集「流言」就是此期間的作品。抗戰勝利的前三年時光裡，她是上海最走紅的作家，年僅二十餘歲。【8】

張愛玲的成長過程中並未受到父母親太多的關愛，父親極度保守，過著清末遺族的生活，反之，母親是個新潮女性，醉心於西方文化，曾給年幼的張愛玲帶來音樂和新式教育，在張愛玲年紀漸長後，母親已經成爲她和父親的引信，星星之火就會使張家雞犬不寧，誰也提不得的了。張愛玲一度很崇拜自己的母親，但她嚴謹的淑女教育、對金錢錙銖必較的態度總讓張愛玲感到不適，也成爲傷害她們感情的最大元兇。這裡順帶一提張愛玲的後母，這位後母一如童話描述般令人畏懼，些許時候，她肯在張愛玲父親面前說兩句公道話，大部分時間，她卻是張氏家中「親逆」的源頭。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大部分怯懦、對子女苛刻，多半與她有關。【9】

二、從品評內參照

1. 琦君

『……琦君的文學作品所表述的豐富人文情感以及對人世、人情、人性出現一種無奈惆悵的情懷，雨往往成爲表達情感自然物化的一道風景線。……』【10】

『……琦君筆下的愛情，不是純粹以性的快感或者自私的個體行爲，而是以社會的責任感與倫理準則作爲愛情的基本標準。這是一種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神去抗衡現代化「求異多變」的愛情生活觀念，也體現了琦君作爲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愛情的人生觀。……』【11】

琦君寫的不只是愛情，她常用「曲球」的手法來摹寫人羣情感的來往。人心是細膩的，對琦君而言尤其如此，還不識大字的時候父親就娶了個二姨太過門，「就像個花旦一樣」琦君這麼形容。雖然還不懂事，但往後成長的年月中，母親經常

性的紅腫眼眶和姨娘的跋扈讓琦君對「女人」留下很深的初印象，兩人的互動更一度成為琦君的寫作題材。引註【11】是他人研讀琦君作品後的評論，也許琦君並非有意「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神去抗衡現代化「求異多變」的愛情生活觀念」，只是那樣的時代、純樸的鄉村，最讓她懷念的也是母親的溫柔，而這的溫柔就是源於母愛，而「母愛」便是奉獻的、堅貞的以及符合傳統道德價值觀的。在這裡，我只能說琦君懷念的母愛是「奉獻的」，不能說，她的母親所有的愛都是「無私的」，前面曾經引述琦君談〈橘子紅了〉，大抵是逆轉了一般對琦君的母親的印象，她溫和、慈祥，也是晦暗、城府深重的，琦君說出來，無疑在向母親致哀，母親當了幾十年符合「社會的責任感與倫理準則」的盡責主婦，但就為「不能生兒子」平白渡過委屈的大半輩子，連丈夫要死了都差點被隔在房門外，這樣的女人，在民國初年都還是一種典型。

『……一切眾生隨緣而感受著愛情的心靈，表示著諸法無我的境界。琦君是以此做為文化精神來描繪他那個時代的愛情與女性鮮明個性的內心隱密情感、情緒和感覺。……』

琦君時常在小說中安排困境，使女主角無法順利的和心愛的人得到幸福，無論大小解決方案，結果通常是「犧牲自己的愛情，使他人與自身獲得心靈的安寧」

【12】，她的處理模式和張愛玲有很大出入，同樣是愛情，琦君描繪的愛情如同細雨，最後匯成小溪順著「東方美德」絲絲的流動，張愛玲寫的愛情就像午後雷陣雨，轟雷過後，沖不乾淨的水會沿著「清淒」、「孤寂」往下滴，每一聲都比鐘罄還響。評斷好壞沒有意義，純屬個人主觀，她們的寫法也是來自生活經驗，根據週遭的女性來模擬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琦君的二姨娘與張愛玲的後母同是交際花、一樣針鋒對人，後來兩位作者的描寫卻不盡相同；琦君是個鄉下小孩，二姨娘對她而言不只氣勢凌人，更是「新」的表徵，對她那樣的「村姑」來說，姨娘永遠是時髦的；張愛玲就不同，她接觸過外國人、到香港讀過書，後母對她來說，根本就是「古」——保守勢力的幫兇而已。

從這兩位作者來對照，明顯看出人格、個性以及生命歷程影響她們看待女性的觀點和表現在文學作品內的相異之處。

2.張愛玲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餘韻·我看蘇青）』【13】

『……張愛玲曾說：「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

沉默的夫妻關係，有回復到動物的性慾的嫖妓---但仍是動物式的，不是動物，所以必動物更可怖。還有便是姘居（同居），姘居不像夫妻關係的鄭重，但比高等調情更負責，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極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現象。……」【14】

張愛玲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從及笄初試之作〈天才夢〉中早能一覽無遺，她自知「天賜良材」又不宣揚的人際隔閡性已顯露，並逐漸成形。受訪問時，也許習於母親洋派生活、又或許受與胡蘭成失敗之婚姻所致，張愛玲對水晶道出她對男、女關係的獨門解讀。這段話今天看來普通，但是從數十年前貴族子弟口中說出來是如何顛覆傳統！張愛玲的個性從小說中其實不難看出端倪、冷靜的旁觀，彷彿世界和她已經脫節，在創作中所尋回的僅為精神面的溫飽，掙扎著脫去「貴族」龐大的枷鎖以及填補幼時「被愛」不足的缺憾。也如同張子靜所說，『……通過這種宣洩（寫作），她赤裸裸的揭露沒落豪門的封建生活，怎樣慘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殘殺，對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嚴厲批判……』【15】，張愛玲的童年不如琦君溫暖，破碎的家庭關係使她敏感早熟，唯有創作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往後張愛玲作品力求的真實感大致與時代相關聯，因此，她刻畫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掙扎、困頓（物質面、精神面……）、哀愁且略為隱晦的特質，從流蘇到淳于敦鳳甚至更後期秧歌中的大娘，這些女人，多數與她身處的時空背景、新舊脫節的遺老家庭具有相同的特徵。

參・結論

「民國」雖說是新的開始，女性卻是一樣的，她們依舊心思細緻、憧憬愛情、向陽亦幽暗、有人堅強也有人脆弱。教育開始了，但並非全盤化的，學校無法教導她們如何保護自己、無法教她們分辨來者的善惡，幾乎未受教育的女性更不在少數。對民國初年的女性而言，「拋棄繡花鞋的女權」就像是當時的電燈泡一樣，妳必須先知道它，懂得使用，還要能負擔得起。有些女人雖然碰上新時代，卻因為學識不足，或家庭背景限制，能力、信心缺乏，走不出固有的傳統。而有的人為了求新、求變，犧牲掉很多人，比如張愛玲的母親，為了自由，不惜拋下家中兩個年幼兒女，因此間接造成張氏兩姊弟日後個性上的偏差。

民國初年是個動亂又華麗的時代，女性在新舊交替的波濤裡受到衝擊，但是會改變嗎？那還是得看大環境給的條件和個性了，不管奮鬥經歷如何，「總有人探得出頭，有些人再怎麼努力也搆不著陽光」。

肆・引註資料

【1】 宇文正，永遠的童話--琦君傳，三民書局，2006

【2】 同【1】

【3】 同【1】

【4】 白先勇，棄婦吟——讀琦君「橘子紅了」有感，2001

摘自：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mofa_chichun_orange.htm

【5】 魏可風，臨水照花人，聯經，2004

【6】 教學心得報告張愛玲的生平，陳玉芬

改自：http://www3.cnsh.mlc.edu.tw/~chinese/paper/paper~9.html#_msocom_1

【7】 張愛玲，流言，皇冠，1991

【8】 武滿華，張愛玲散文研究

摘自：<http://home.kimo.com.tw/migrant71/r02.htm>

【9】 同【8】，改自：<http://home.kimo.com.tw/migrant71/r02.htm>

【10】 章方松，琦君的文學世界，三民，2004

【11】 同【10】

【12】 同【10】

【13】 張愛玲，《餘韻·我看蘇青》，摘自：武滿華，張愛玲散文研究

【14】 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大地，2004

【15】 季季，我的姊姊張愛玲，INK 出版，2005

伍・參考書目

1.張愛玲，傾城之戀，皇冠，1991

2.張愛玲，秧歌，皇冠，1991

3.張愛玲，對照記，皇冠，1992

4.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大地，2004

5.劉紹銘等，再讀張愛玲，OXFORD，2004

6.季季+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INK，2005

7.宇文正，永遠的童話—琦君傳，三民，2006

8.琦君，橘子紅了，九歌，2001

9.琦君，細雨燈花落，爾雅，2005

10. 琦君，菁姐，爾雅，2004